



新编 语言的故事

于根元 主编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新编语言的故事

主 编 于根元

副主编 崔 乐

 商务印书馆
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年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编语言的故事/于根元主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9212-8

I. ①新… II. ①于… III. ①语言学—通俗读物 IV. ①H0-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5602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新编语言的故事

于根元 主编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9212-8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8
定价: 56.00 元

目 录

“知识富豪”的社会义务——序《新编语言的故事》	李宇明(1)
唤醒沉睡的语言	于根元(5)
卖花女的故事	孙曼均(12)
猩猩学语	张 彤(17)
“抱外孙”	于根元(25)
日本科学家让狗说人话	于根元(29)
你是老师吧	潘彦彩(36)
“水瓶”还是“花瓶”?	邹玉华(40)
语言证据的语义分析——以一则短信为例	邹玉华(48)
甄别方言巧破案	孙浩峰(55)
“四个二带两王”是咋回事呢?	夏中华(58)
《空城计》到底唱的哪一出	夏中华(62)

古代文明的活化石	凌 云(67)
语言也要打打假	张 洋(71)
语言交际中的密码	张 洋(73)
赞美的力量	陈晓宁(76)
歌声的魅力	艾 英(80)
沉默的,大多数	李 昱(84)
“语言应该规范化”	蔡维藩(88)
从“常凯申”说威氏拼音	张 挺(92)
“很郊区”的故事	崔 乐(95)
卡门的微笑	高媛媛(98)
取名	刘艳春(103)
不在其位也适当会谋其政	于根元(108)
“山寨”为什么这样红?	汪 磊(112)
我不是小朋友	陈晓宁(119)
李小弟和小歌手	李 彦(122)
不吵架,勿结婚	李 彦(126)
多面的谐音	付云华(130)
奶奶的寄托	李 鑫(136)
西域拾遗	曹 波(139)
与泰国学生在一起的日子	姜敬槐(144)
几个学生上电视参加节目主持人比赛	于根元(150)

祝您生日快乐	潘彦彩(156)
外国人不好教	姜敬槐(162)
恐龙,恐龙	黄晓蕾(166)
一幅汉语挂图	赵燕华(172)
被拒,并非“杯具”	崔 乐(175)
中式英语里的中国特色	李明洁(179)
“情人节”的汉语译名的误会	陈 悦(182)
不一样的“情人节”	陈晓宁(188)
留学生语言趣谈	张春华(192)
不简单的对外汉语教学	李淑婷(198)
全世界的老乡——赵元任	赵苏怡(201)
多音字趣闻录	卢卓群(204)
网络新语“你懂的”言微力量大	黄江园(209)
老外眼里的“老外”	卢卓群(212)
语言难以完成的电视相亲任务	赵 俐(215)
我该拿你怎么办? ——也谈“望文生义”	付云华(219)
“月亮”讨论会	卢卓群(224)
谁叫谁尴尬?	卢卓群(227)
公关小姐的故事	卢卓群(230)
“雷人”的广告语	苏向红(232)
词语“蒙太奇”	李兴春(239)
爷爷流利的维吾尔语	惠天罡(243)

有趣的城市名	潘 娜(246)
“老鹰”“臭老妈”与现代汉语课	李胜梅(249)
语词表义中的度量和参照	凌 云(251)
“借代”面面观	凌 云(255)
寻找丢失的理据	凌 云(259)
台斤与市斤	许 蕾(263)
反宾为主	凌 云(266)
大学录取通知用上了网络流行表达	施春宏(269)
流行网络语言形式,让人欢喜让人忧	许 蕾(274)
一个笑脸一个世界: :-) 的故事	汪 磊(279)
起死回生的“囧”及其他	汪 磊(283)
语言,要看得懂,也要听得懂	许 蕾(288)
网上我们拿什么说话——说说网络语言	汪 磊(292)
“回归”的故事	张 彤(298)
有趣的英语矛盾词	张 彤(302)
混搭式命名中的博弈	施春宏(305)
跨文化交际中的语病趣谈	张 彤(311)
姊妹艺术亲不亲?	赵 俐(316)
男声女气与女声中性	赵 俐(319)
外交事件中的“文字较量”	张 挺(322)
“挤”出来的语言	张春华(326)
说谣谚	施春宏(331)

政治语言学:一个值得考察的话题	施春宏(335)
从厕所的各种委婉叫法说起	韩敬体(342)
掌握声调是学好普通话的关键	韩敬体(346)
普通话中“拜拜”(bye - bye)是怎么来的	金欣欣(351)
一个容易令人特别尴尬的字	李智初(357)
成语“处心积虑”的褒贬色彩的演变	陈悦(359)
转基因棉苗的启示	孙曼均(364)
惯用语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	韩敬体(367)
街道名称汉语拼音中的方位词及其习惯说法	韩敬体(370)
“此致”“敬启”之类书信用语的用法	韩敬体(373)
数字的避忌	韩敬体(376)
“伊妹儿”及其他	许光烈(379)
当美国英语碰上中国英语	李娜(383)
邂逅汉语	许光烈(388)
坚持目的,固守话题	江结宝(392)
表达的主观偏向	凌云(396)
从“撒尿牛丸”看地方特色小吃的丑名	郑双美(400)
梁启超别样的婚礼致辞	江结宝(405)
说“袖”	刘佳(408)
楹联世界的奇葩——“此木为柴山山出,……”	郑勇(411)
惠施不打弹弓	李兴春(414)

逞口舌之雄,遭杀身之祸	江结宝(417)
语言中的游戏乐趣——藏头诗	杨 柳(420)
“五”“五行”对汉语的影响	韩敬体(423)
五花八门的亲戚称谓	韩敬体(426)
驴脸的笑谈	韩敬体(429)
从山药、野鸡和炊饼的改名说起	韩敬体(432)
后记	于根元(435)

“知识富豪”的社会义务

——序《新编语言的故事》

李宇明

上学,也叫读书,因为上学就是读书。但是我,也许可以说我这一代人,曾经经历过上学没书读的时期。

我老家地处豫南的穷乡僻壤,方圆几十里没有出过大文化人。小学和中学时代,除课本外几乎就没有课外书。初中和高中,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学校的图书室本无多少藏书,那时也贴上了封条。偶尔能从学友处借得《烈火金刚》《保定外围神八路》《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之类的小说,也只能躲到宿舍里伴着灰暗的煤油灯偷偷地贪婪地阅读,常常熏得两鼻孔都是煤油灯的烟墨,但感觉却如同偷吃“禁果”。

1977年,是20世纪教育史永远都会提到的年份。那年恢复了高考,我侥幸跨入大学门,但仍是没有什么书读。上课没课本,老师讲,学生记。暑假、寒假常不回家,从图书馆借来“文革”前出版的文学史等教科书,一部一部地抄下来。后来书店开始有书卖了,像王朝闻的《美学

概论》、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大家听到新书消息，夜里三四点爬起来，跑到书店门口排长队。拿钱买了书，嘴巴得受苦，两三天得忍着只吃馒头不吃菜，但心里却洋溢着幸福。

我现在仍然认为，饥饿能够产生幸福感。肚子饥饿，有点吃的就幸福；精神饥饿，看本小说、看场电影就幸福。

就是在这种“幸福”中，我买到了一本名为《语言漫话》的书，1981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用报纸包上书皮，凑着桌沿在书脊上写上书名，翻开扉页写上某某藏书、何时何地购书等字样，然后就幸福地读起来。书中语言的故事深深吸引了我，并使我对枯燥的语言学产生了兴趣，以至于后来走上语言学道路。

后来才知道，写这些故事的，竟是我国屈指可数的一批语言学家，发起者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于根元、张朝炳、韩敬体、杨耐思等先生。他们当年在班车上聊天，希望为青年人写点东西，激发他们学趣，点旺事业薪火。坐而能谈，起而即行。1980年出铅印本《语言的故事》，之后改名《语言漫话》出版，之后复名《语言的故事》重版。现又约人写成《新编语言的故事》，以崭新面目再次面世。一部讲语言故事的普及读物，三十余年不断修订再版再写，有人珍藏而不弃，还引导多人走上学术研究道路，奥妙何在？

语言乃人类须臾不能离开之物，语言能力乃人类最为重要之能力。人人对语言熟悉而充满兴趣，言谈交际中常常迸发出语言智慧的火花。看看现今的网络语言和网民行为，就知道人们对语言兴趣有多浓厚，人们的语言智慧有多发达。而故事，是最具魅力的通俗文学，用故事讲语

言,自然是闻者喜见者乐,有读者,有销路。此可谓奥妙之一。

语言学曾被人称为玄学,也有人说是无用之学。北京女作家叶广芩,写了一部长篇小说《采桑子》,之后拍成电视连续剧。小说讲述满族贵胄后裔民国以来的生活,有一人物是金家二格格,其子女有教员,有工程师,还有个当了语言研究员,都被人嘲笑说是“啃死工资的穷酸”。语言研究员作为“穷酸”的典型之一,虽是小说,也窥露出社会的态度。做语言学也许苦些、穷些,但语言学对社会确实有用。有位市教委的朋友告诉我,她在澳大利亚的女儿要生孩子,而她恰好刚退休,就去帮女儿带孩子。母女俩有个困惑,不知道让刚出世的小家伙先学好汉语呢,还是先学好英语?其实她们这是在做家庭语言规划,语言学能够帮她们解困释惑,做出合适的语言规划。语言学有用,这本用故事讲语言学的书,自然就有历史的延伸力。此可谓奥妙之二。

科学知识的社会化,就是科普。科普不是谁都能做、谁都能做得好的。要把专业性很强的科学知识通俗地讲出来,实非易事。《语言的故事》是大家做科普,讲得生动,说得到位。讲得生动能吸引人,说得到位就读后有得。此可谓奥妙之三。

2010年9月,媒体热炒世界两大巨富比尔·盖茨、巴菲特来中国,将与50名中国富豪共赴“慈善晚宴”,有人承诺死后“裸捐”以响应“巴比宴”,有人担心“劝捐”而惧怕“巴比宴”。一时间,有了财富应如何回馈社会,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这使我联想到知识分子的社会义务。知识分子是知识拥有者,高级知识分子是“知识富豪”,知识富豪如何用知识回馈社会,尽社会义务,也是值得思考、值得议论的。

《语言的故事》和《新编语言的故事》的作者们,用行动给出了他们的答案。我们应当向这些语言学的“知识富豪”学习。

2011年10月29日

序于北京惧闲聊斋

唤醒沉睡的语言

中国传媒大学 于根元

许国璋先生在《〈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里介绍《马氏文通》后序首段的一个思想:“世界上一切人种,不论肤色,天皆赋予心之能意,意之能达之理。”并且认为这“叫人想到今人所谈语言是‘与生俱来’的(innateness)学说”。许国璋认为这个论说,“今天的学者耳熟能详。然则马氏在一百年前得现代语言理论风气之先,是中国语言学的骄傲”。我赞成马氏和许氏的这个思想。

有的人遇到意外,他原有的一部分生活的记忆沉睡到大脑的深部去了,跟这部分生活的记忆有关的一部分语言也沉睡到大脑的深部去了。这部分语言唤醒的时候,跟这部分语言有关的生活的记忆也唤醒了。

早的时候,我看过一部电影叫《鸳梦重温》,是说一个人总觉得他忘掉了一段重要的经历,他很痛苦,他总在苦苦地把那段他觉得原来有的记忆找回来。1997年秋天我跟我的几个硕士生谈起这件事,我那时候的硕士生黄晓蕾说: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成年的时候出版了小说《机缘》,在西方很畅销。1942年美国好莱坞拍成电影,著名演员罗纳

德·考尔曼和格丽尔·嘉逊主演,在我国多次上演,叫《鸳梦重温》。黄晓蕾把小说的有关内容给我整理了出来。

小说写这样一件事。一战期间,一名年轻的英国步兵上尉瑞纳在战争中头部受重伤,失去知觉,成为德军俘虏。他苏醒后失去了对自己身世的记忆。后来,通过俘虏交换,他被移到英国精神病院治疗,受尽折磨。1919年停战日那天,他溜出医院,得到一位闯荡江湖的女演员波拉的同情。经波拉悉心照料,逐渐恢复健康,但是受伤前的生活对他来说仍是一片空白。两人婚后寄住伦敦一位牧师家中。瑞纳靠写作为生,生活日渐好转。半年后,他去利物浦一家报社跟一位编辑洽谈,途中被汽车撞倒,造成昏迷。苏醒后,恢复了对战前自己身世的记忆,却又忘掉了跟波拉同甘共苦的那段生涯。

他返回自己原来的家园,先入剑桥大学学习,后来又协助振兴家业,成为工业巨子和议员。但是他总觉得自己有三年生活经历在记忆上是段空白,为此怅然,郁郁寡欢。他竭力追忆思索。这期间,波拉改名汉斯莱小姐,一直在瑞纳身边做秘书,默默地等待他恢复记忆。由于汉斯莱小姐聪明能干、细心体贴,在事业上的协助,几年后瑞纳娶汉斯莱小姐为妻,但是他不知道汉斯莱曾经是他的妻子。

20年之后,二战爆发前夕,由于偶然的机,瑞纳记忆的闸门突然被撞开。他沿着从精神病院出走后的路,追寻故人,凭吊旧址,终于同波拉鸳梦重温。

小说对瑞纳失去记忆的描写很特别。下面两段话是瑞纳对自己记忆能力的描述:

……我有时觉得自己——如果这样说不算太荒谬的话——自己有一半是另外一个人。一些琐碎的事儿——一种声调啦，一股香味啦，报纸上的一个名字啦，看见一样东西或者一个人啦，都会叫我想起点什么来——可是那到底叫我想起什么，我至今都没来得及抓住！——这是记忆里的一星磷火，在它消失之前又没法让人捕捉到。

哦，对了——只是一幢四间房间的工人住所——那样的房子何止万数。

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站在门口等待开门，我可以看见客厅窗户上的纱窗后面映出壁炉里熊熊的黄色火光。这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很难形容我当时的感觉，就仿佛那所房子正在等待我——欢迎我从黄昏寒冷的户外走进那温暖如春的炉火光亮中去——一种回归家园的气氛。

下面这段是一位心理学专家对瑞纳失去记忆的分析：

我一直期望他的记忆力最终会全部恢复——这儿一点，那儿一点——最后像一把开锁的钥匙，或者像拼花板玩具的最后几块，整个画面一下子显现出来。不过我猜想这种情况尚未发生。

下面是瑞纳最终恢复记忆的描写：

我瞧着他的眼睛，尽量不激动地说：“您现在就跟我第一次见到您凝视着一座山那个时候一样，因为您觉得自己认出它——停战纪

念日那天，您当时坐在火车里朝窗外眺望。”

“停战纪念日，”他重复道。接着他轻声又近乎信口而出地说，“我当时正在医院里……我指的是第一个停战日——停战那天。真正停战那天。”他忽然抓住我的衣袖。“是啊，我记起来了——我当时是在麦尔伯里！”

“麦尔伯里”，像一把开锁的钥匙，像拼花板玩具的最后一块，瑞纳一想起这个地名，他那段遗忘的记忆的整个画面一下子显现出来了。

电影的情节有些改动，特别是瑞纳恢复记忆的过程：瑞纳很意外地来到他失去记忆时候住过的小镇，重温了过去的街道、楼房、商店，特别是来到了他和波拉曾经住过的小屋前。沿着院子的门进去，很自然地拿出口袋里的钥匙。这串钥匙他总是带在身上，他不知道它从何而来，他只是凭感觉认为它很重要。他去开门，这时候从背后响起了波拉温柔的声音：“门锁锈了，该上油了。”他们住在这座小屋的时候门锁锈过，波拉说过这样的话。瑞纳终于想起来了。

波拉温柔的声音：“门锁锈了，该上油了。”像一把开锁的钥匙，像拼花板玩具的最后一块，瑞纳一想起这句话，他那段遗忘的记忆的整个画面一下子显现出来了。这一句话的被唤醒，唤醒了瑞纳好多年生活的记忆，唤醒了他半个生命，或者说把他这半个人跟那半个人合起来了。

中国的文艺作品里也有类似的情节。我说到电视剧《刘老根》里的有关情节，我那时候的博士生刘艳春又看了光盘把有关情节给我整理了出来：